



存素堂文集卷三

法式善著

序

曹景堂制藝序

曹子景堂學于成均有年及予爲祭酒不數月曹子充鑲黃旗官學教習例不隨堂會課其制藝未之多見也既予以詩古文課國子生曹子亦間爲之每一首出輒傾折其儕偶余深賞焉今年春期滿將歸哀疇昔應試之作示予屬序而行之予因得盡窺曹子制藝之學矣夫應科目之文唐之韓子曰俗下宋之歐陽子曰順時于是好學能文之士類以試作爲無一可存者然蘇氏兄弟少年諸文固多試作也文苟工矣雖應試曷足病乎曹子之作理法清

老詞藻又極絢爛宜勝于人而取于人矣乃屢困棘闈徒以明經需次廣文子謂曹子惟不早取科名故得益肆力于經籍沉酣貫串振其采于詩古文詞焉其就余爲詩古文詞也乃足以輔子教課之所未盡然則曹子之不幸實予之私幸也是編出世之不知曹子者必將曰此固試草也而竟若是誠非文之罪矣世有知曹子者又將曰此特試草也而且若是則其學寧易測乎哉

王惕甫曰時文序入集誠自可厭近流中頗有言時文序不必作不必存者其陳義雖高然此一物者亦已萃四五百年人精神材力於其中且有甘心不第以名其業而槁項以死者豈能無作又烏得無存乎但語有可存則存之矣

吳山尊曰前半曼衍後半奇崛是老泉晚年文字

孫淵如曰後半乃似荆公

吳蕉衫制藝序

今操觚之士莫不爲時文然于四子六籍不必窮其奧于百家九流不必涉其藩于古今盛衰升降之原不必旁通而博覽取一二科場之作剽其字句諧其聲音欣欣然以爲得其道無惑乎時文之日敝也余學爲時文三十年官太學前後七八載與生徒相砥礪久而益覺其難何則代聖賢立言必斂抑其意氣和平其心思及夫體驗微至發抒自然使人讀之如接古人于千載之上斯乃足以刊浮華闡道術而饜飫乎人心也嘉慶戊午七月涇縣吳子瑞清試太學余竒其文殆知時文之不易爲者取冠多士旋捷秋榜茲出其從兄蕉衫秀才文乞序且言秀才生平于

制舉之業未嘗率爾爲之始受知于大興朱竹均先生繼
受知于無錫秦端崖先生屢躋省試抑鬱以終嗚乎若秀
才者所謂知其難而不詭于遇者耶秀才孝友樸質讀書
明大義其文真實淳懿不屑屑剽字句諧聲音驟讀之若
無異于人反復尋繹乃覺其有以異於人之爲之也既惜
秀才之不遇又嘉孝廉之能表章其兄而發其幽光爰序
之以諗夫世之易視時文者

陳碩士曰盛氣揮斤動中矩度

吳鳳白必悔齋制藝序

山林之士不工爲時文科名之士不工爲古文是說也吾聞
之然而不工古文者必不能工時文昌黎曾悔其應試之
作東坡亦誠其子弟曰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由是言之少

年之作皆得謂之時文老年之作皆得謂之古文乎是又
不然蓋文生于心心之所之向背殊焉道義之士其文和
平勢利之士其文詭隨和平則雅詭隨則俗雅與俗不可
不知也吳子鳳白以文雄于鄉兩試春官不售刻其行卷
曰必悔齋制藝乞余爲序周覽一過所謂雅音也復讀其
自序知吳子之不欲以此自足而有所惴惴焉惕惕焉以
求其所未至者矣吳子異日抒其所蘊以建立名業于當
世棄去其所謂時文者別自著書成一家言必有合于太
史公所云彼瑣瑣者何足語哉吳子誠能自赴厥志吾且
引昌黎東坡爲證佐而重序之

王惕甫曰論文精語

志異新編序

吾嘗謂居一官而有裨益人且使人信服之也其勢易著一書而有裨益人且使人信服之也其勢難中丞福蘭泉先生爲宏毅公後人內行醇謹綽有家風士論歸民望孚宜矣若志異新編一書世目之爲詩史輿經地志蔑以加焉者何哉夷考劉恂嶺表錄異最稱該洽若神異經集異記博異記異苑諸書絢爛矣而不能使人徵信經濟類編圖書編諸書典實矣而不能使人服習茲書披閱而玩索之其事甚異其道甚經其說甚新其理甚粹其大者可以備國家之掌故小者可以擴書生之見聞詩耶史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吾讀顧寧人郡國利病書而病其太繁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志而病其稍簡後有學者稽古藝林采風殊域勒成一書不取資於是編也烏乎取諸

鮑覺生曰證佐既確斷制斯合可以傳此書矣

涵碧山房詩集序

蘇澗東先生偕余登乾隆四十五年會試榜是年中州成進士以經學著者武君億李君岐生及君而三武君遺書今漸梓行李君則人多傳其制藝而詩與說經之書不傳先生年五十外負書萬卷出爲縣令以經術飾吏治暇輒賦詩爲娛樂其在宣恩姦民作亂攻守皆有方畧軍功晉秩郡丞而積勞遽歿人多惜之今其少子令善奉遺書乞余勘定余受而卒業爲序之曰詩者心之聲也聲者由內而發於外者也惟清爲最難四時之聲秋爲清物之聲鶴爲清秋也鶴也豈有所爲而望人之知哉先生髫齡嗜詩竇東臯宗丞督學中州稱其詩似陸放翁可謂知之深矣

既而需次京師與余相唱酬余嘆其清而有味晚歲詩益進雖崎嶇戎馬間終不廢業則其鎮定與勤勞習於夙昔者又可想見也武君詩吾既鈔諸其子穆淳零星十數章而已李君詩則不可復得先生詩獨行於世嗟乎區區文字細務必賴賢子孫而後傳也顧如是哉

吳山尊曰清字是先生自道文則三百字中層折甚多而氣體自清

寄閒堂詩集序

天下事惟平淡可以感人真切可以行遠而詩尤甚寄閒堂詩八卷非豫懸一平淡真切之一境於胸中而後爲之也享天倫之樂愷極人事之綢繆情至而理生焉至於江山花鳥月露風雲又不過即目而成觸手斯在而已顯菴先生初不良於足兼多病絕意仕進老年寄情翰墨絕不

示人賡和唱酬不出家人父子間積數十年而人不知其能詩則其所蓄者深而所藏者密矣昔人論陶靖節詩只是本色無一粉飾語吾謂先生詩亦然顧先生所生之時所處之境與靖節不同耳雖然心無不同理無不同即詩亦無不同也若謂先生喜放翁詩遂以放翁相擬猶淺之乎測先生試讀靖節責子詩以觀先生懷兒諸作則人生遭際懸殊有不可以道里計者又爽然若失也

吳山尊曰似陳無已

平麓詩存序

涂淪莊侍御長余一年沈潛學問通達政體實過余而於余執弟子禮甚恭則其抑然自下可知也一日奉其兄守軒先生詩集涕泣告余曰某失怙恃依兄以長自束髮讀

書至今皆兄之力也兄邃於經學習詩古文辭不自收拾
輒爲人攜去遂散失無專集茲哀其叢殘之稿鈔存二卷
讀其詩如見其人非敢問世也將以藏諸家塾先生盍爲
序之余維詩者聲也由中以發非由外而襲者也然必外
有所感而其中因之以宣守軒先生淡泊寡營儵然物表
慈祥愷惻每流露於言動食息間家貧不求進取閉戶課
子弟視功名富貴若敝屣然人謂其與世相忘也吾謂其
所忘者外也其中自有不忘者在故其爲詩也不事刻削
天趣自足不假研鍊風格自超淪莊鈔而存之非僅耀其
詞華實欲彰其篤行吾愈信淪莊之孝弟篤敬恂恂然致
謹於先生長者之前爲通儒爲賢大夫者其淵源固有所
自來而善讀守軒詩者當識其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吳山尊曰波瀾老成

先生文率如此且臻此境五年矣其中自有不

忘者在一語當令陶淵明司空表聖聞之一哭

贈曹復堂序

復堂之來京師也無所求于人者也無所求于人則其心
逸而其身安也宜矣乃復堂汲汲若不遑終日焉者則又
何與蓋復堂無所求于人視富貴爲身外之物舉世所謂
科名勢位俱淡焉忘之而于學問之未進義理之未精一
名一物之未悉則必反復推明以期于實有所得見諸行
事而後慊然自足復堂以無所求一其所求焉爾復堂生
于楚棄舉子業遍遊江淮河洛間負其才智冀傳古人絕
學有得于己弗炫于俗其辨別六書及古今金石文字篆
刻孜孜弗倦則因性之所近而嗜之獨深焉非欲以此顯

于今而著于後者也世之知復堂者乃僅僅以此稱之是
何足以盡復堂也歟復堂初至京亟訪余叩門請見相對
終日呐呐然若無所聞知者及以余之所知證之則無弗
知以余之所聞證之則無弗聞嗚乎是殆能知人之所未
知聞人之所未聞者與余嘗讀長沙廖元度楚詩紀鍾祥
高士熙湖北詩錄二書見曹厚菴學士之詩而愛之二書
蕪雜簡畧欲增訂而未暇也今年四月應城孫孝廉姓至
京師留其所著林菴詩鈔中有答羅菊農問湖北詩選之
章余次日往見將叩其義例而孝廉行矣至今耿耿于懷
復堂爲厚菴學士裔孫又與余有膠漆之投則搜採之役
不屬復堂而誰屬哉獨是復堂富于著述而貧于貲方饋
粥之不給又焉能挾此累累者畀之以重復堂之困余固

願世多一孫孝廉而又多一似余之嗜厚菴詩者爲之推
輓于公卿大夫則復堂傳而厚菴之詩亦傳而余與孫孝
廉之心慰矣書此贈之以堅復堂之志

王惕甫曰了然于心而沛然于手便是文章家至境

洪稚存曰有後段文字迥非泛作古人爲文之旨如是

范太翁壽序

今世海宇輯安黎民和樂休養生息人多耆壽子孫於其
祖父生辰設几筵納賓客奉酒醴稱觴獻壽比比然也顧
或文詞失實識者哂之然則欲以榮其親而期爲有道君
子之所重者可不以其實之爲貴乎永淳明經范東垣先
生賦性溫粹通今博古以孝友重鄉黨人以急難告不量
己之盈絀必有以平其憾而安其心與人交不設成心而

賢不肖辨如黑白訓子弟嚴直有方生平寡嗜好執卷終日怡然自得室黃孺人德與之配子四人皆嫺學問吾聞古之壽者不以勢利動其心而簡易寬平又無奔走逢迎之事瘁其筋力而耗其性天所謂樸以有立是以難老也先生外無所求于人內無所歉于己戶庭之內油油然默默然宗族之近州里之遠翕然稱爲善士則其平昔樸以有立可知矣豈非難老之明驗哉先生子嵩喬貢成均拜余于彝倫堂氣宇遠俗余心識之既而以所業請清拔峭立蓋得於桂林山川之秀深矣然其爲人循循自下雖以文翰知名而謙退不自滿暇時以道藝不進墮先人業爲懼蓋所專注者德術所屏置者紛華勢利先生之家教又可想見也先生六十有一孺人同歲生粵俗每後一歲稱

慶如前人云七袞開一者是豈有取于一者數之始與抑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與嵩喬洽聞殫見必能釋其義他日續風土虞衡諸志暨桂勝諸書又當泚筆叙其端末焉

陳碩士曰得震川安雅處

何雙溪先生六十壽序

翰林前輩靈石何雙溪先生六十生朝門人賓客謀所以稱觴者先生固辭不許不得已乃以文爲壽相與頌先生夫侍從宴賚之華科第文章之美家門榮盛子孫衆多以爲世俗人有一于此莫不夸耀一時而先生侗乎謝不有又以頌先生之高也然某竊觀先生平日持身律已之大端則所以自壽者遠矣宜其於世俗之舉有不屑焉而非

以爲高也始

朝廷修四庫全書既成

天子嘉先生有勞留先生於翰林以需擢用先生遽移疾不復出方事之殷獨膺其任及功之就不有其榮君子易退之節先生有之先生家故饒既久宦又勇于爲義時時減產或至積債不能償然遇窮交薄戚有恩意不變其初方其素封不爲奢及其處約不爲嗇君子素位之學先生有之其接于人溫然無町畦而不可介然有辨每逢交游故舊倦篤流連天下卓絕知名之士自耆宿以逮後生皆樂親先生而先生亦樂爲之盡其處已特嚴自奉甚薄居恒掃一室終日靜坐旁無姬侍食不重肉衣非甚故不輒易既兩子皆以材美稱于官門望通華而先生益約飭

自下豈非薄身厚志畏榮好古之君子耶竊觀古之清身節物者往往能壽古語云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是以難老孫卿子曰樂易者常壽荀悅曰惟壽則能用道能用道則性壽矣由是以觀則古之所謂樸以有立而能用道者非先生其誰生朝之禮自先儒皆以爲非而稱壽之文則詩書以來有之今者逍遙京邸頤性養年超然榮觀先生自此道與福俱娛志和平之域遊心恬淡之宇于以庇蔭子孫成就事業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先生且不獨自壽其身而已而况區區世俗爲壽之虛文又烏足道哉

吳山尊曰此集中近時之作然亦似震川用意之文

洪稚存曰用筆總從古人來故能超出塵壒之表

陸先生七十壽序

乾隆十八年正月法式善生于西華門養蜂坊吾師鎮堂
陸先生方館余家授兩叔祖及諸叔父業先生年才逾弱
冠耳先大父尊之若老宿且命司庫府君以文字相切劘
府君少先生二歲因兄事焉先大父罷官遷居海淀道遠
先生辭去歲庚辰先生與司庫府君同舉京兆試又二年
先大父以法式善入家塾復延先生督課誦叔祖及諸叔
父仍從學而先生尤厚視余及先大父捐館舍法式善隨
母讀書外家先生亦屢躋春官遊學四方然余每有所作
必郵致先生請正先生誘掖之不遺餘力迄今余之稍有
所得者皆先生教也庚子會試先生成進士法式善得附
名榜末一時傳爲美談越十年先生選知山西絳縣又十
年告歸年六十有九矣先生待人無疾言遽色而人畏之

無厚貌深情而人愛之初辛卯科應禮部試時館謝蘊山
前輩家度謝當入簾先數日避去及報罷後相見始知試
卷適在謝所而實未薦謝引以爲歉而先生畧不介意後
官山西謝又爲方伯非公事未嘗往謁人益重其品其成
進士也出內閣學士瑞保門瑞公與余同司翰林院事一
日直文淵閣翁覃溪先生謂瑞公曰吾有畏友陸君出子
門下子知陸君之文亦知陸君之人乎其才眩于大而不
遺于小其學協于古而不悖于今今之通儒也其推重如
此時皆謂瑞公能得士翁公能知人云絳俗故健訟庠序
之士尤甚先生曰本立而後末可圖也遇諸具牒者武則
先驗其弓馬文則先試其詞藝然後理焉由是訟風少息
及先生乞休合邑挽留之至有匍伏流涕弗起者往歲艱

得嗣至六十五歲連舉二子今歲十一月十一日爲先生覽
揆之辰某敬惟吾家一門三世從遊之雅其相知爲最深
因畧舉事之大凡爲先生侑一觴先生生平黜華崇實一
切眉壽保艾之文不可以陳于先生之前也是爲序

王惕甫曰嚴謹如右軍書用筆內擲集中第一等文字

初頤園曰文具寬博有餘之氣

吳草亭六十壽序

昔歸太僕爲人作壽序不輕率下筆或三五日始脫稿又
必其人有所表見可以風世敦俗然後樂爲之詞故其文
與人皆能傳于後余硜硜守此義蓋有年矣涇縣吳孝廉
徵休向以詩文請業于余知其伯父草亭先生行誼甚悉
草亭性曠達而家庭之間內行醇備先人之邱隴雖年遠

必時時省視一甃一石親爲料理盛夏嚴寒弗恤也課諸
子具有法度務在讀書明理而以速化躁進爲戒時和年
豐江南文士得以陶詠自娛君則青鞋布襪放浪于山水
間日與漁樵爲伍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興會所至或泚
筆作樹石皆淋漓有生氣偶題小詩得王裴遺韻今年春
君次子孝廉鸞公車抵都訪余于城北吐屬溫雅抑然自
下以明年三月君週甲初度將乞余文爲壽孔子曰愛親
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孝廉真愛敬親者耶
其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有以也愛親者人恒愛之敬
親者人恒敬之人生于心而不容自己亦其必然者也
聞君尚需次丞倅則又似未嘗忘世者然吾每觀世之負
小技藝輒欲自炫以震驚流俗迨其術不行遂乃抑鬱不

平激昂自奮繼而溺情泉石遯跡邱園不與人間事以怪僻文其淺陋是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先生則緩急輕重之間釐然不紊弗求異于人而其異于人者自在利欲紛華交于外而不使奪于中非得天之厚何以致此繼自今杖國朝以臻期頤之壽是又理之可爲左券者矣

初頤園曰筆情酣放

阮芸臺曰儵然絕俗

朱石君先生七十有二壽序

今之學古人之學而不欲囿于章句者其所師必曰大興朱先生今之志古人之志而不敢負其爵位者其所師亦必曰大興朱先生先生盛德卓行表裏一致上受兩朝聖人之知下爲儒林師表者三四十年矣憶余六七

歲時受業于大興陸鎮堂林天衢兩先生兩先生于先生相知最深也每余業有所進行不失禮則勉之曰汝其能以朱先生爲法乎否則動色曰若所爲得毋爲朱先生所棄其時固不詳先生何時人乾隆四十四年余與令子錫經同舉順天鄉試各道家世然後知先生蓋並世人焉明年入詞館例得修後進禮請見私意先生德望高夙姑俟數年後稍稍事學植庶幾負笈大賢門牆而先生適以朝命賦政于外則又自憾曰余與先生同時居同里嚮往二十年顧不克附弟子之列凡余所欲達其誠于先生者先生或未必能知之然先生辱知余致書獎借嘉慶四年先生還朝始得于公所一見即爲余序所纂科名典故二書勉勵尤至余乃不意爲先生所知如此及余奉

命四入翰林于史館中朝夕追隨得盡聞先生之議論于
是生平所願學始得一遂焉雖然先生知余矣余得見先
生矣顧余所欲藉窺先生之深者安在其能得也先生每
見余必舉古人相勗於詩文必直指得失無一言假藉及
退而語人輒曰某佳士也某傳人也余誠自媿無以副先
生之知而由先生之于余觀之則先生之好善如不及蓋
出于天性先生之以天下爲己任惟恐一物弗得其所亦
于是可見也今年正月十一日爲先生七十有二生辰余
念知先生之名最早奉教晚而卒得不虛其願且受先生
之知不可無一言不可爲世俗頌禱之言特質言之以就
正于先生先生其必有以教之矣是爲序

王惕甫曰質雅之至氣味清冽如咽三危之露也

孫淵如曰意緒自老蘇上歐陽書及大蘇范文正公集序來而風神
綿邈則於歐爲尤近

陳約堂太守七十壽序

新城陳氏累世有積德余聞諸南昌彭尚書云尚書告余
曰吾以一身識陳氏蓋六世矣自浣修翁以賈起家有隱
德吾嘗見翁昇五千金濟湯某阨湯固以折業負翁者也
翁終不言俾吾以誠轉語之而復貸之金湯卒能感奮自
立復其業此陳氏子孫所不及聞知者蓋翁之陰德多類
此翁子爲凝齋先生凝齋子四人次約堂即今庶吉士用
光父主事希祖侍讀希曾則用光從兄子吾悉覩其有後
焉浣修翁陰德吾四十年來默識于心而未能或忘歲月
不居吾與約堂行年忽忽皆已七十觀陳氏子孫之多才

天道益可信也尚書之言如此余與陳氏交亦三世今年始獲與用光遊商榷文字真樸可喜時時以立身修行爲勗勉于以知其流風遺澤所從來者遠也明年正月十日約堂先生七十有一生辰用光徵余序因述先生處兄弟朋友鄉黨之間及歷年仕宦諸大事蓋其生平和易近人類恂恂無所表見而禮之所出義之所在未嘗稍有假借是先生之性情即先生之學問也誠足以端世範而挽頽風矣用光成進士入翰林先生有書誡之曰吾年七十精神未衰繼自今優游化日林泉自娛足矣弗望汝竒能異行也亦弗望汝高官厚祿也惟吾所未及行者汝行之竭汝之力畢吾之願如是焉而已用光奉教惟謹凡其所爲外無違于俗內無忤于心者皆先生志也吾聞顯其親之

善于世爲孝不過譽以誣其親爲尤孝用光工古文詞交遊多當代聞人乞壽言蓋易易事而獨諄懇以得余文爲快或以余素不喜諛言之可據耶抑以交陳氏三世久而又嘗親聆舊聞軼事于當代老成人也耶故余第就所習知者壽先生而不敢泛引博稱亦深喻用光不欲誣其親庶幾于先生之意有合也

王惕甫曰樸雅可存

楊蓉裳曰以尚書語及家書爲前後波瀾而以三世交情爲主篇法絕佳立言更親切有味掃盡祝嘏浮詞行墨間自有太和之氣是謂大方之家

初太翁八十壽序

人之壽得於天而其所以得壽之道則存乎其人經曰仁

者壽吾蓋徵於懋堂太翁而信之焉太翁初官指揮遷戶部郎以幹濟著譽日隆隆上見者以爲可卿貳矣乃出而爲太守爲觀察幹濟如戶部時見者以爲可督撫矣乃以病致仕在京師閒居十餘年其長君頤園爲諫官爲巡撫爲侍郎以直稱仲君雲嶠爲翰林侍讀以恬退稱見者又以翁爲可樂矣而顧憂之小有過督責無少恕及頤園以事去職見者以爲翁可憂矣而顧安之不異昔時方其芒屨竹杖逍遙乎園圃花葯之間俯而觀魚仰而調鶴若無意於世事也者及頤園再起爲庶子旋以太常擢內閣學士兢兢以靖共之義相訓戒不令家事分心吾既羨其樂天知命而尤嘆其忠愛之誠爲不可及也夫仁者心之德也行道而有得於己故能履富貴而不驕處憂患而不回義

方之訓嚴於家庭而其效乃著於國是蓋心不役於境隨境以求自得此非有道仁人之用心而能如是乎法式善與長君同登乾隆庚子進士榜數以年家子禮拜翁堂上屆今二十有七年嘉慶丙寅歲三月十三日爲翁八十生辰法式善侍翁久悉其心迹深不可無一言嘗讀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夫仁者之心常靜逸與知足所以靜也翁其庶幾焉元配孫太夫人年八十有一康健一如翁治家教子皆有法此真所謂德配者也頤園以斯言侑觴其亦可以自信矣

吳山尊曰不諛不贅壽文中可以繼震川諸作

跋

兩宋名賢小集跋

四庫書總目載兩宋名賢小集一百五十七卷舊本題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凡一百五十七家前有魏了翁序後有朱彛尊跋考了翁序即寶刻叢編之序彛尊跋以思與纂江湖小集之陳起合爲一人以此集與江湖小集合爲一書皆出僞託又跋內稱世隆爲思從孫于思所編六十家外增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補之亦不足信茲書三百八十卷作者二百五十三家與四庫書目迥異其始于楊億終于潘音而王應麟詩僅存五首爲一集者又與四庫書目同是可疑也蓋此書在宋時已稱難得後來輾轉流傳皆藉繕錄未經付梓好事者遞爲增損遂無定本爲就二跋而論當是浙人薈萃所成假序跋以增重耳二百五十三人之精光賴此長存宇宙間其功亦甚偉矣奚必辨其

爲何人之書何年所纂哉

王惕甫曰此宋一代名賢精神所在其書自不可沒於天下文簡覈可喜

秦小峴曰明辨哲也

江湖小集跋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凡六十二家舊本題宋陳起編起字宗之錢塘書賈設局于睦親坊世所傳宋善本皆其所刻又稱陳道人雕板者是也是集以方回瀛奎律髓張端義貴耳集周密齊東野語考之其間增損多寡不符時代前後互異殆後人補綴所成非起原書也然南渡後詩頗賴以傳亦足寶矣

秦小峴曰極似竹垞文字

江湖後集跋

宋人陳起在寶慶紹定間以書賈能詩與士夫抗顏列席名滿朝野篇什持贈隨時標立名目付雕印成遠近傳播永樂大典所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與江湖集其名不一皆起所刻者是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定本蓋刪其重複合爲一編統名江湖後集宋季就湮之詩獲顯于世豈獨起之書賴之以益可寶哉即宋諸君子所以爲傳世之業者固將由是以益著也

王惕甫曰此數篇真得古人著錄文字體格可追南豐

陳碩士曰筆意蕭疎自喜

存素堂書目跋

書目著錄歷代史家所不廢或紀篇目或兼考撰述世系

雖繁簡不同要其所以別同異明得失一也余束髮嗜書北地書值昂貴貧士尤難力辦三十年來一甌一裘悉以易書交遊既廣江南北浙東西愛余者多以副本見貽益以生徒所寫中秘本纍纍然充楹溢棟矣偶取視檢一周乃得有目焉庶便觀覽卷數不著義例未詳草創尚有待也重本覆出不刪防遺失也青山有綠白髮無恙余當從容編較勒成一書留示子孫傳諸奕世宋之陳振孫明之楊士奇何多讓焉

秦小峴曰老筆

陳碩士曰雅健

國子監司成題名碑錄跋

太學祭酒司業漢員自順治元年以來參諸各家記錄其

人多可指數故所叙次較備至滿洲蒙古設置詳于康熙年以後順治間因革損益則無纂述恭閱

世祖章皇帝實錄順治元年十一月設滿洲司業一員助教二員十五年五月陞司業圖爾哈圖爲祭酒以前未見滿洲祭酒也十六年吏部定以太常寺少卿管滿洲祭酒事太常寺寺丞管滿洲司業事是前此未有成例也十七年三月裁國子監蒙古祭酒司業增設滿洲監丞蒙古祭酒司業設于何年又不可考七月以通政司知事白成格戶部主事華善俱爲國子監司業是不專用太常寺官矣國子監志及舊碑滿洲司業有白清額花善名白清額無歷任之年花善則在康熙二十三年亦未可爲據會典職官表二書所載皆今制惟新城王尚書徵引稍備又與此

多有不同嗟乎百餘年來遺文舊事難于稽核如此謹錄所聞以俟博洽之士正定焉

王惕甫曰簡核正以無斷制爲佳

陳碩士曰簡直古雅允推傑作

觀補亭總憲遺墨跋

此律賦二十九篇觀補亭先生作先生爲吾師定圃先生從兄乾隆丁巳同選庶吉士官至左都御史操文衡垂四十年人得其片楮珍逾拱璧此冊皆先生隨意書而端嚴秀勁直逼古人從定圃師稿中檢出者質之同館前輩及余齋中向存先生真蹟印証絲毫不爽謹重爲裝治當與定圃師遺墨共珍護之

德定圃師遺稿跋

此賦三十首五言詩三十二首七言詩二十一首俱吾師定
圃先生庶常時館課也法式善以吾師手書從公子煦齋
借留齋中者數年矣煦齋選吉士屢向余索之余重師翰
墨愛而生吝且知煦齋藏師遺蹟尚夥鈔其副歸之此冊
遂爲余有其事雖弗衷于道獨無如余情之弗舍也至吾
師生平持躬好學及立朝梗槩世都知之此不復云

又

律賦三十首定圃師作而他手書之者師平生墨蹟在人
間者絕少余既得而藏之矣此冊雖非真筆獨其賦皆師
少年揣摩之作且經自爲批抹留置几上時時展玩以見
吾師生平好學應時改定之雅云

王惕甫曰碎金屑玉無不可觀

秦小峴曰此雖小文具見精潔

陳碩士曰筆力清勁而宕往

孫文簡古像贊跋

余既恭閱

南薰殿藏像而記之矣偶檢明孫文簡灑溪草堂稿有古
像贊一卷與余曩所借撫夢禪居士家藏本畧合惟余冊
內益以明代人爲數較多文簡贊中若宋之寇公準王公
旦晏公殊韓公琦劉公敞程公瑀呂公希哲朱公章李公
愿中饒公仲元等則又余冊所闕者輾轉傳寫遺誤遂多
因取

南薰殿藏歷代帝王聖賢像冊詳核之三本各有不同溯
其源則一而已當是宋南渡後畫院所製元明人增損之

耳若夫鑒別之真議論之確則文簡集古像序古像贊小引二文足資學士覽觀焉余不贅

汪瑟菴曰有關考證之文愈瑣細愈佳

翁覃溪先生臨文待詔書跋

覃溪先生書不名一家精法以摹虞永興爲最行書出於元章山谷之間八分得古鐘鼎款識暨漢碑不傳之秘以質勁稱之猶其淺也此冊先生自跋謂臨文待詔書則於近代書家又未嘗不事涉獵先生短視一切皆需眼鏡惟作書則去之且能作蠅頭細楷嘗爲人書蘭亭序紙不盈寸而筆畫鋒芒備極其致真絕藝也余親見先生爲桂未谷題明人扇面字極小移几案於窗下就日光書之人方以爲苦先生恢恢然弗以爲難數年前余談藝蘇齋有客

持方正學草稿墨蹟來觀尚未展視先生曰余亦藏一卷請以娛客客展視愕然與所持來卷絲毫不爽其間鈎抹塗乙無一不肖蓋三年前先生曾借此卷重摹一過也其規撫古人遺蹟神似皆類此先生今年六十有八朝夕課程一如髫鬣時余於並世士大夫中所見讀書好古無片時自暇者先生一人而已

王惕甫曰其言質而信

陳碩士曰雅潔

韓所瞻藏祝枝山詩文手草冊跋

希哲以書名子畏以畫名世皆以任誕目之子畏詩筆淺率老益頽唐宜來王元美之極詆至于希哲詩文顧華玉謂其吐辭命意迥絕俗人朱竹垞謂其詩置之歎歎集中

正自難辨觀此冊所載詩文多其老年之作褊急誠不免而含毫矜重不蹈窠臼足以自立矣余齋藏懷星堂集無祝氏文畧朱氏所稱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更不可問或此冊所錄雜出其中耶異日當搜全書詳校之

陳碩士曰潔

蔣湘帆臨西涯詩帖跋

余居近西涯因得考西涯舊蹟旁搜諸家撰述故事親至畏吾村訪其墓址記之以文繼于蘇齋獲覩石田翁移竹圖真本又得文待詔西涯圖摹本及烏程閔氏所藏像庶幾慰尚友之心矣此冊七律四章懷麓堂集所未載者蔣湘帆衡以油紙影摹神氣逼肖猶可彷彿西涯罷相後老

而不衰光景仁和湯西厓侍郎跋語及次韻詩乃湘帆門下士所摹筆迹酷肖湘帆孫和出都持以贈余楮墨雖敗神彩尚存亟爲潢治之裝成適覃溪先生得西涯私印手摹見示遂倩吳南薌文徵重刻諸石鈐綴詩尾以誌一時佳話時嘉慶五年春三月

孫淵如曰讀此可以見古人所謂文字因緣類非偶然筆意亦極清老

陳碩士曰雅

汪雲壑江秋史程蘭翹遺墨合冊跋

科目最榮於近代明放進士榜一甲三人曰狀元曰榜眼曰探花名卿碩輔往往出其中本朝因之得人尤著余以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

士是科狀元秀水汪如洋榜眼儀徵江德量探花歙縣程昌期江長余一年程年與余同汪則少余三年方其在館教習俱二十許人意氣隆隆以道藝相期許謂功業可立就也不數年汪程二君直尚書房既而典試四方江君改官御史皆有職事賞竒析疑減于疇曩矣然聚必謀竟夕歡或聯牀達旦談娓娓不休癸丑冬江君以憂歸兩月而訃音至越歲汪君卒於京師程君視學山左之任十三日遽亡吁可怪也三君性皆溫粹學問各有所長使永其年必克樹立於時乃造物者若或忌之而不使盡其用其於生才之意爲何如也汪君喜爲詩歌蹊徑近王介甫沒後刻葆冲書屋詩成邸所訂也嗜飲酒視學滇南歸囊橐蕭然江君工篆隸收藏金石文字名人書畫最夥畫得宋

人法治數術試極驗程君通經博古然不輕著筆試體文字爲一時冠三君在日余得其手蹟殊不置意豈知日月如弦矢三君今俱作古人矣則其遺篇僅在者不逾可寶貴耶因檢詩龕所贖箋札就其可存者合爲一冊命工裝治幅旁多留餘紙冀識三君者各爲著墨于上汪字潤民號雲壑以修撰終江字成嘉號秋史終于御史程字佳評號蘭翹一號濂村官至侍講學士

王惕甫曰僕久客邗江屢見秋史舊藏其所著古泉錄爲一士所持古泉已賣去大半猶索價四百金僕不能買但勸其人刻行泉錄未知成不成也

洪稚存曰余與三先生皆極契讀此增人琴之感矣

陳碩士曰風韻儵然讀之使人增重朋友之誼

江秋史臨張遷碑跋

右同年江秋史臨張遷碑筆法醇古深得漢人遺意碑今在東平州學明倫堂遷官蕩陰令非孝武時張騫也余前題詩時遷誤作騫耳碑中爰既且于君五字顧寧人謂既且是暨之誤執此疑碑出摹刻翁覃溪先生兩漢金石記辨之甚詳且經親歷碑所拓數紙以藏并云在江寧時汪容甫持舊本來謂今碑是重刻以今本對之實一石相傳此碑明代始出土故宋元諸公皆未著錄因琢堂修撰未見此碑又以騫字誤書跋中有商榷語故并識之

蕭玉亭師館課詩遺墨跋

此冊五言試體詩四十首為吾庚子會試房師蕭玉亭先生手書先生合肥人乾隆己丑進士選詞林官編修十二

年改御史差通州坐糧廳監督旋擢禮科給事中丁內艱歸憂傷病卒士論惜焉先生性豪爽篤于交誼金錢隨手散去廚中告無旦夕糧不計也詩文多不存稿散佚者甚多此帙詩雖臺閣體而骨韻峻潔條然出塵書法信筆塗抹具有蕭閒雅澹之致時雨初晴摩挲竟日如對吾師于瀛洲清秘間也

秦小峴曰修潔

羅兩峯畫瀛洲亭圖跋

壬寅四月余再掌春坊重攝辦事翰林因於瀛洲亭側廣植花木時雨既濡綠陰蔽天玉堂長晝邀同志數人消夏魏春松成憲陸杉石元鉉李石農鑾宣俱以未與詞館之選不至至者羅山人兩峯聘姚春漪思勤兩峯坐清秘堂

舒紙揮毫立成此圖併依余詩韻和之春漪別爲七律四首魏陸李繼皆有作閱今七年魏陸李前後官於外春漪下世惟兩峯潦倒長安猶得與余說詩讀畫是可慨也夫是可誌也夫

秦小峴曰簡瘦

西涯圖跋

攷長安客話李文正公東陽賜第在灰厰小巷李閣老衲衲而帝京景物畧則謂久析爲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爲公建祠南昌彭尚書又謂李閣老衲衲乃李文達公賢賜第尚書學問淹博于京圻遺聞故蹟攷據精鑿其言或不誣雪後望西涯一帶寒色歸展斯卷漫記于此

陳碩士曰清雅可誦

移居圖跋

嘉慶四年秋八月余自楊柳灣移家鐘鼓樓街朱素人居士爲作移居圖意思蕭散筆墨生動余甚愛之蓋余于友朋文字外一切了無所繫故知余者多以詩若畫見貽自移居後遠近以詩龕圖寄余者又得十餘家其格韻弗一大率有書卷之氣得舊人遺意足資娛玩者爰附移居圖後裝聯成卷以得畫之先後爲次于以見詩隨時而增龕隨地而在而余之樂固無日無之也夫余于海內名山大川雖未獲一至然而煙嵐之變幻澗壑之紆迴新月在林朝雲出岫固已逞態極妍于几案間夫誰復能禁余之卧遊也哉

王惕甫曰達人曠度俱見於此

陳碩士曰雅

潘梧莊臨鄭千里氣槩圖跋

余於何硯農民部方雪齋案頭見鄭千里所畫氣槩圖十
幀神情生動紙墨完好借歸展玩連日適荆溪潘子大琨
留宿詩龕篝燈調粉墨乘興爲之摹成明星猶在天也蒼
勁稍遜而娟秀過之因錄題記于後以符原製

陳碩士曰潔

楊蓉裳曰俊逸似唐人小品

紀曉嵐尚書藏順治十八年縉紳跋

余曩輯清秘述聞得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會試齒錄
于曲阜顏氏叙次款式與今通行本異卷後有雕板于京

師正陽門外西河沿浙江洪氏書坊印記儼然南宋建之
勤有堂杭之陳解元書鋪也三冊中具載新城王氏兄弟
姓名西樵登壬辰科會試榜

殿試則在乙未漁洋登乙未科會試榜

殿試則在戊戌層見叠出于三冊中余以無心得之故甚
珍秘適河間紀大宗伯出順治十八年縉紳一函屬跋刻
手與前書同印記亦同時西樵爲國子助教漁洋爲揚州
推官矣前輩風流宛然在目且其時大學士有九學士有
二十四會署

殿閣院名列內閣之後武進士選侍衛有大教習教之如
遏必隆鰲拜皆兼此官者也各省督撫蒞都察院當時規
制如此事隔百餘年至有不能舉其顛末者不有此書何

以徵信宜宗伯之拳拳于此也清秘述聞闕表字者考此書得增十七人因牽連書之以誌欣幸

王惕甫曰近事却成異聞此自古所以貴掌故之士也

孫淵如曰此有關掌故之文筆力明畫入古

新城陳孝廉遺墨跋

余一日偕墨莊蓉裳過書肆見黎川陳果堂先生選刻林穆堂遺文鬻歸展讀前有山木居士敘乃悉果堂表章潛德好善樂施殆其天性適碩士編修貽山木居士集並奉其從兄孝廉吉冠石刻遺墨屬跋孝廉果堂先生子窮經稽古隸法擅精一時抱志以歿族黨惜之果堂先生彙其所書鐫石以傳先生非私于其子者即編修亦非私于其兄者蓋其翰墨實有不可磨滅者存雖他人猶愛而重之

况爲其親者乎此亦人情之不容已者也余有藏書癖陳氏家秘笈最夥方將次第購求樂爲識其後云

孫淵如曰風神溢出

觀文恭公詩跋

余于盤山天成寺僧寮見文恭此詩詩字俱妙借歸展玩適涂淪莊農部過訪因用顏書麻姑碑法印摹一通神氣逼肖見者幾不能別其爲臨本公原藁仍付寺僧寶藏蓉莊觀察索文恭書甚殷即以此爲贈不能接右軍見褚河南差足慰矣

介景庵先生詩箋跋

余奉校八旗詩得盡窺景庵先生全集而其書法雄駿尤爲世寶重余僅藏箋頭七律一章什襲四十年矣一旦歸

諸蓉莊觀察物得其所不必私之爲已有焉爾

鄂剛烈遺墨跋

剛烈遺墨散在人間者甚夥余於西山蒼雪庵見公手蹟謀勒諸石未果也後令子五峰侍郎持公遺藁見貽余既鈔其詩入選復裝爲兩巨軸珍藏之所餘殘楮雖塗改過半而筆勢飛動英爽之氣逼人真可寶也蓉莊觀察欲壽貞珉爲檢楮墨完整者畀之庶足以傳公之真焉

英文肅西郭草堂雜咏詩跋

文肅公教習庶常時余充提調官日侍左右公一詩成同館競傳觀之惜未得其手蹟也余奉校八旗詩公曾孫思齋農部以全集付余并得窺其遺墨蓉莊觀察嗜公書一如余之嗜公詩欲摹數行上石思齋因以西郭雜詩十章借與鈎摹筆意蒼勁殆其老年作尤不易得蓉莊之孜孜求公書與思齋之慨然以公書示人余兩賢之

孫淵如曰皆似蘇黃小品

明李文正公年譜跋

余編涯翁年譜藁初就適唐陶山州牧卓薦來都攜之去釐爲五卷屬王惕甫學博刻于揚州惕甫方修鹽法志命其門下士校刊訖事輒寄板來其間脫畧錯誤固所不免葉雲素見之以爲宜重刊適余續編二卷成因合前五卷開雕于京師其義例則謝薌泉覈正之剗刷楮墨之費出于李載園方春之伊墨卿張雨舟陶怡雲何蘭士周閔泉王芷塘金載園趙象庵雕工既竣因並書之以誌此書之成非易易云

古夫子亭雜錄鈔本跋

古夫子亭雜錄五卷爲帶經堂三十六種所未載朱泚坡同年覓此三十年不可得若饑渴然屬余借秘閣本鈔之楮墨之費委諸乃弟野雲山人山人集鈔手六七人于瀛洲面水小閣間閱十日始藏事此書在市肆不值百錢今乃勞苦而成之也若此敝帚千金古今同慨因爲筆而記之著泚坡好古之雅且以誌後之嗜竒書者

德文莊公墨蹟跋

此吾師文莊公遺墨而煦齋侍郎所綴輯成卷者彙數十年所書筆法前後不無稍異要皆吾師手蹟故足寶也憶善自庚子禮闈受知嗣後時時過從獎借獨至一日指煦齋曰若性甚慧特倔強而于汝則甚傾心幸相與砥礪之

課程規畫一惟汝所設施吾老矣不欲聞也善遂退而與煦齋盤桓越明年更爲延名師煦齋學益進師每顧而樂之曰操何術遽躋此蓋煦齋至是十五齡矣未嘗跬步獨行又性不喜與外人儕伍然際風日佳淑每促余偕遊而曰春風沂水非學也耶一日詣豐臺芍藥盛開倡和成卷師一點定輒用余韻賦詩二章今載在樂賢堂集詩草乃畀余余亦裝潢爲冊當與此卷並傳蓋師弟之間不啻骨肉焉而余與煦齋交誼之篤實由於此今師歸道山十餘年煦齋克紹先業遷一官必曰此吾先公之所留也得一士必曰此吾先公之所誨也而行或有所歉言或有所越人皆喜進而規之則又必涕泣謝過曰吾愧先公多多矣嗚呼孝子之用心深摯誠不可及也展閱斯卷有若音容

色笑在焉者因綴數語於後以誌生平感愧

王惕甫曰德人之言也

曹文恪公詩草跋

右古今體詩一百二十有九首吾師曹文恪公庚寅年典試江南往還所作也公以書名于世其詩文浩博藏諸篋笥蓋甚夥公既歿越己酉夏家不戒於火手稿百餘卷皆焚燬此卷爲海豐吳氏購自書肆轉贈雲浦太常者詩草屢經點定故塗乙勾抹過半而心氣和平立言忠厚不得僅以詩人之詩目之憶庚子榜後善赴 午門謝

恩公亟告曰填草榜時汝硃墨卷忽不見幾欲易之余以詩中有花氣養和風句愛弗忍置堅持不可至二更始從帳棚上尋得喜出望外余固汝知己也其後每於朝會卿尹雜坐時指善告曰此余門生中詩人也其以詩受知於公者如此今讀遺墨不覺涕泗之交頤矣爰鈔副什襲以藏敬跋數語於卷尾以誌弗諼云

汪瑟菴曰由中之言親切有味

鄭千里揭鉢圖跋

右揭鉢圖款署鄭重考重字千里歙人流寓金陵好樓居日事香茗善寫佛像必齋沐而後舉筆余嘗見其乞丐圖曾倩荆溪潘大鯤摹之此卷韶秀中饒堅凝之致所謂是一是二即色即空者乎白描法自以龍眠山人爲極吾見史館蕭雲從離騷圖深得龍眠三昧至門應兆所補則形具而神離矣近代倣此者甚夥鑒藏家當辨之于分寸毫釐間也

書

與邵二雲前輩論史事書

尊齋飲領教言積疑頓釋比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稿并付到諸冊籍其中舛訛遺闕尚復不少良由外省之咨報非一時中秘之前後纂修其人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網羅一代之才識卓而文茂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惇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傳中有從逆之臣誤行載入者如貴州巡撫曹申吉叛降吳三桂詳見

實錄及平定三藩方畧今功臣傳有曹申吉傳言其殉難而甘文焜傳仍言申吉從逆則兩傳自相牴牾矣有殉難大員未經載入者如辰常道劉昇祚辰州知府王任祀左

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殉難年月及

贈官祭葬俱詳載

實錄紅本及一統志而傳則未載其餘殉難之文武員弁見

實錄紅本而不立傳者甚多有殉節于前明而誤入

國朝忠臣者如雲南殉難之楊憲張景仲等俱死于土司沙定洲之難其時明唐王桂王相繼稱號雲南未入版圖楊憲等爲明殉節而傳中誤以爲順治二年三年事應一體歸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有年月舛誤者如廣西巡按御史王荃可殉節在順治九年詳載

實錄及一統志而傳中誤作康熙年間殉難有姓名舛誤者如江南撫標遊擊成國樾詳見

實錄紅本而傳中誤作廷樾其餘官爵贈蔭舛誤遺漏者不可勝指若此者或刪或增或改正俱宜歸于畫一茲第就所已考得者言之俟更有所得即錄呈採擇餘不宣

趙味辛曰此篇有功國史不少

洪稚存曰纂修官書牴牾訛謬從古而然安得盡條摘而改正之讀此爲之三嘆

陳碩士曰詳確

與徐尚之論文書

神交足下十五年矣思一握手不可得昨晤味辛知足下傾倒于僕者甚至曾蒙過訪迷路而歸又迫于程限匆匆出都是僕與足下何竟無一見之緣耶雖然吾兩人不見以跡而如見者以心心者何文章而已矣余獨怪今之爲

文致飾于外如優俳登場衣冠笑貌進退俯仰一曲肖旁觀者未嘗不感憤激昂欲歌欲泣迨夫境過情遷渺不知其爲何事猶自矜絕伎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名譽炫流俗也嗚呼僞亦甚矣古之爲文則不然不勦說不雷同寧爲一時訾議必使後世可傳理得而心安如是而已足下今之古人也抱經世之才屢困場屋雖久歷仕塗而汲汲以文章爲性命其蒙陋如僕者尚不廢延訪可謂好之篤而求之殷者矣由此推之本實心行實政民生必受其裨益士類必歸其陶冶力之所及者而情至焉即力之所不及者而情亦至焉豈特文章云爾哉中州賢宰能文如粵東趙君閩中鄭君皆與僕相見以心者近皆讀其全文矣而足下之文僅得之于傳誦尚望寄示一編晨夕披覽

則吾兩人不相見如見矣足下以爲然乎

陳碩士曰尺幅中藏無數轉折其簡峭矯變逼真介甫之文

復賈素齋論交書

兩接手翰詞意諄篤惟推許過重俾僕忸怩不安者累日
士伏處草廬自期者厚固嘗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矣然
又必求其人之實足以式當時而垂奕世者出一言以相
評騭乃足以自考其得失而藉以自信僕賦性迂拙久爲
世俗訕誚且所知足下者亦祇在語言文字之末節然而
由足下所言知己得君子爲難及忠愛一本至誠諸語觀
之不獨怦怦然有感于予心且彌以知足下之用心矣足
下才智過人由其所學而益精極其詣固必有可以自信
者世俗之毀譽榮辱誠不足與較也吾願與足下交勉于

是道焉不宣

陳碩士曰簡而足是真能簡矣

復王穀騰進士論仕書

汪明經抵京奉手書併和詩纏綿往復如相接對古之爲
學非以謀仕然而從仕而優未有不資于學者若足下可
謂讀書求道不務虛聲者矣夫造物之生才也不數既生
有用之才矣則所以愛惜而培護之者無所不至然其勢
常緩往往有遲至數十年以後者惟深識之士乃能徘徊
審顧于其間有以承天意以自決其去就而不疑足下通
藉二十三年矣抱用世之志懷經世之才而乃匿跡海濱
寄身物表抑然自下與古爲徒者何哉蓋足下所見者大
所志者遠耳以一人治天下則不足以一人治一鄉則有餘

治一鄉而能使一鄉之人皆成其才以待天下之用則我之所及者雖止于鄉也而其才已及乎天下然則我之所以處乎有餘之地者正所以使天下處乎有餘之地也古君子守先待後之學其道不外乎此此之謂能承天之意而自決其去就者以足下之才甚高而志乎古故以此說進知足下之有以善承乎天也

王惕甫曰恢然有識之言沛然莫禦之文

陳碩士曰每題必有窈然之思淵然之色此是半山勝處

書後

西魏書書後

魏收作魏書世多薄之然微獨後世之人云爾當孝昭皇建中命更加審覈武成復敕更易刊正是齊之君臣亦不

以收爲是矣隋文帝命魏澹重纂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司馬溫公朱文公作史因之惜其書不傳張大素後魏書裴安時元魏書又皆不傳考古者傷之南康謝蘊山先生作西魏書可謂有志于古者矣正收之謬刪補北史之蕪漏而義例一仿澹書其曰西魏書者蓋因收書之失在孝武遷關中以後茲依太平御覽特著之曰孝武帝曰文帝曰廢帝曰恭帝而系之以紀列傳則以宇文泰標首清河王世子善見並爲立傳皆卓識也若夫典章名物辨核詳確足以饜學古者之心是又其餘事矣

洪稚存曰似南宋人文字

南宋書書後

宋史卷帙過多讀者每苦于緝檢嘗考元臣奉敕修是書

實以宋史藁本爲據宋人重道學述東都事較詳建炎以後畧焉理度兩朝尤寥寂明嘉善錢公士升撰南宋書六十八卷席孝廉世昌刊行蓋就原書增刪之者也夫宋史之複沓繁重人皆知之而其闕畧有待于綴輯者世或忽焉錢公此書殆鑒于此而爲之者與第其所汰不過分合移置而其所補亦不出斷簡殘編蓋別裁史家所最重而遺書舊籍搜討爲大難也柯維騏宋史新編雖義例多乖而糾謬補遺亦復不少李心傳繫年要錄元代修宋史時書已亡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散篇哀輯成編尚得二百卷皆可採擇已聞錢公脫藁世無刊本王述菴侍郎家塾鈔存之侍郎博聞廣見于此書必別有述論惜席孝廉刊刻時未及附載一語侍郎老矣繼續之勤不能不有望于

孝廉也

洪稚存曰簡而明風格極古

王惕甫曰述菴侍郎之歿僕往弔其家門牆蕭颯有詩紀事今其遺宅入官藏帙恐不免散亡唯王芥子文集僕嘗鈔取其副其餘秘笈殆難考索即已刊之版本恐亦未能保守奈何奈何其鄉人無好事者而僕又無力浩歎而已

元史類編書後

余嘗病元史踳駁冗漏聞錢辛楣少詹事熟習元一代掌故所著二十二史攷異中元史爲最精惜未之購也休寧凌進士廷堪肄業太學時亦留心元史因革損益言之了了然未見其成書十年前席孝廉世昌自松江寄書至謀補梓顧俠君元詩癸集并述搜羅元詩極富乞余購元人別

集數種余皆鈔而寄之固知其于元史足相發明矣逾年果有元史類編之刻類編者康熙年間仁和邵詹事遠平所輯較之元史徵引華瞻抉擇精詳增補確當可謂良史矣惟是詹事敘錄中猶自以賢相如和禮霍孫元勳如赤老溫皆未立傳后妃傳僅存梗概聞見無徵致憾焉則其所待于訂正考覈者知不少也蓋舊籍散亡甚矣欲有以蒐羅而重輯之非好學深思之士莫與任其責也方今秘閣藏書盛于往代元人記錄別集多可據依有能博加採擇就詹事原書而擴充之俾不紊不遺者乎則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豈足多哉少詹事之書吾他日終當購得之然學問之事非一人所能盡余以之勵孝廉且并以屬凌君也

陳碩士曰一唱三嘆絕世風神

西涯墓記書後

新城王文簡公擬西涯樂府手蹟今藏翁覃溪先生齋中于西涯相業殊有所不滿者及觀居易錄載金檢討德嘉所致書以文正墓爲言而以表章之責屬于公池北偶談及畿輔人物志復于公墓言之甚詳然則新城于公之風烈固有輾轉不能忘者矣夫文正之所爲極難耳推文正之心惟期其事之有濟初不求諒于後世之人然後人論之者固宜核其實以攷其心如文簡之賢豈樂爲刻覈之論者而乃沿王李之餘論不一細核其生平甚矣知人論世之難也余既著西涯論而復著此說於墓記之後俾後之讀新城之書者知所折衷焉

洪稚存曰震川於張貞女事傳之記之又於友人書中娓娓及之不
一而足蓋君子之用心惟恐不及如是先生亦然

雙節堂贈言集書後

孝庸行也人子一身之愛敬不求人知而其親之善則不
可不使人知求人知乃所以爲孝余數十年前聞汪氏二
節母事深歎其處境甚難而終自成其節以爲賢母之所
爲有足媿乎士大夫之厲節概者也顧恨未識汪君然觀
其所求得贈言之文至多知汪君之欲顯揚其親之意爲
已勤矣夫欲顯揚其親者不徒著之當世而已固期傳之
後世也傳後世者必藉乎文聚海內之爲文者而皆使執
筆以紀事雖不必其皆可傳而有可傳者在焉則文傳而
人遂傳矣此汪君所以勤求贈文至于今而猶不怠與汪

君之子繼培介其鄉人王穀騰進士來索余文余乃書其
後如此雖甚媿其文之未工然期以副乎孝子傳其親之
意則不敢不勉也

王惕甫曰此題已無可著筆海內前後數十年操觚者無所不在唯
僕未及耳

洪稚存曰翻空立論是文家自占身分法亦是熟題避熟就生法其
文境則在六一半山之間

臧和貴行狀書後

即孝節錄

儀徵阮中丞撰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成郵寄余此書
得古聖賢用心所在足以裨益後學總校者爲武進臧鏞
堂在東與其弟禮堂和貴既歎其人不可及又思與之交
以盡覩其著作而不可得去年八月杪在大興朱相國座

上見秋試文縱橫列几上一卷古奧茂衍詢爲誰曰臧某
余急叩名適有他客至倉卒而退今年秋蔡司業詣余言
有臧生名庸者慕子久且知子許其文欲爲亡弟乞傳記
始知庸即鏞堂在東而其亡弟即禮堂和貴也翌日在東
奉孝節錄至款款懇懇甫握手若素識者余初焉慰繼焉
感終焉傷不知泣涕之何從也嗟乎世無孔子有顏閔其
行者不召不至不問不言人且疑之將謂炫世矯俗也弗
笑爲迂則斥爲怪豈知孝者竒行即庸行也節者人之終
事即人之始事也其人固有以異于人人而非異也顧和
貴年三十而歿孔子所謂不幸短命死者非耶孔子又曰
孝哉閔子騫觀於和貴父母之言朱相國阮中丞翕然同
聲遠近不異其辭則和貴可知也吾不得見和貴而得交

在東吾不得讀和貴文而得讀在東狀和貴文如獲交和
貴也然則在東固獨行傳中人余向所知於阮中丞朱相
國者僅以經生許在東亦淺之乎視在東矣

吳山尊曰文正哀辭最是晚年傑作公此文亦婉摯如永叔臧生
得此二文不死矣

成雪田尺牘書後

往昔於慈因寺方丈晤雪田孝廉衣敝裘狀甚艱苦而清
談妙論一座傾倒又一日在極樂寺勺亭看霜葉有臞仙
將軍者袖詩來就余論定後數數會於寺中二人者余皆
愛之重之然未嘗往來其家也踰二十年爲冶亭尚書綜
核八旗詩二君皆歿遺稿爲余得披檢數過存詩若干首
可以慰故人於地下矣臞仙手札余得一冊於素菊主人

而雪田遺跡則無有此卷雪田自書其詩皆爲臞仙作粗服亂頭具有逸趣想見二人交情風尚聞雪田老年貧病益甚仰生活於臞仙卷中感恩知己三致意焉惟余所閱臞仙詩稿經雪田評者推許未免過當新城之於商邱前輩已有行之者篤友誼者固應如是此卷蓮峰居士珍秘備至并以此義質之

吳山尊曰一則世外之文磊落可喜

例言

槐廳載筆例言

余官學士時嘗考順治乙酉以來鄉會試考官名字爵里及試士題目并學院學道題名甄錄之爲清秘述聞十六卷其後改官祭酒聚生徒講業睹聞益廣復博採科名掌

故見于官書及各家著錄足資考據者倣朱檢討日下舊聞之例釐而錄之爲二十卷命之曰槐廳載筆槐廳者國子監廨舍祭酒視事處古槐植自元時以許魯齋得名自有科目因革損益隨時而異要其著令皆爲典常錄規制爲第一

右文之世科第最隆殊眷異寵錫之自上錄恩榮爲第二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青箱世傳有同治譜錄盛事爲第三守真葆璞特達爲難物色風塵薦剡破格錄知遇爲第四昭代取材粲然大備鴻詞經學

召試朝考散館大考教習庶常科目之盛藝專道尊典實詳備錄掌故爲第五

搢紳先生叙述生平得諸閱歷言之親切錄紀實爲第六

奇踪詭跡駭俗警衆矧愚庸頑自所不廢錄述異爲第七
儉壬姦慝

聖世必誅爰書所麗義在彰瘡錄鑒戒爲第八

惠迪從逆吉凶因之萌于朕兆問之太人錄夢兆爲第九

廉聲德望蔚著當時文騫采馳道路傳播錄品藻爲第十

倚伏迭乘去來皆驗理不足據事有果然錄因果爲第十

一

臚傳感遇典試紀

恩拜手颺言于斯爲盛錄詠歌爲第十二

凡所徵引具有成編都非臆造斷章取義葑菲不遺弗以
全書遂湮隻句軼聞逸事求備取盈而已

楊蓉裳曰原本班書敘述之例而變其韻語尤覺簡茂樸重

梧門詩話例言

詩話之作濫觴于鍾嶸盛于北宋雖其書不過說鈴談屑
之流而詞苑菁英騷壇遺佚賴以傳流則與小說家言異
夫騁懷娛目寄託各殊換骨奪胎體裁亦別作者不能自
言一經摘發耳目頓新有功於詩道不小也余束髮受書
留心韻語通籍以來每遇宗工哲匠以若四方能言之士
有所著詠必爲之推尋其體格窮極其旨趣而後已數十
年間師友投贈朋舊談說鈔存篋笥者頗夥非敢作韻語
陽秋聊使所見所聞弗遽與煙雲變滅云爾讀書論古要
當別有會心乃不爲前人眼光罩定是編或紀其人或紀
其事皆與詩相發明間出數語評隲亦第就一時領悟所
到隨筆書之未必精當要無苛論亦不阿好則竊所自信

焉

國朝教澤涵濡詩學之隆超軼前古百數十年來名人志士項背相望如北王南朱南施北宋及六家十子之類卷帙繁富天地長留即今作者遞變指歸不一而是編則第錄康熙五十六年以後之人其勝朝遺民開國碩彥已見于昔賢著錄者概不重出以免沓複之嫌

國朝前輩如王漁洋朱竹垞皆著有詩話宏獎風流網羅殊富然於邊省詩人採錄較少近日表簡齋太史著隨園詩話雖蒐攷極博而地限南北終亦未能賅備余近年從北中故家大族尋求于殘觚破篋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編於邊省人所錄較寬亦以見景運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

詩話雖屬論詩然與選詩有別余於先輩名集雖甚心折無所辨証概從割愛至於寒峻遺才聲譽不彰孤芳自賞零珠碎璧偶布人間若不亟爲錄存則聲沈響絕幾于飄風好音之過耳矣故所錄特夥

大史采詩所以觀風學者誦詩亦以論世是編於諸家不過品題風格攷証遺文而已如彥周詩話半雜神怪之說中山詩話多錄嘲謔之詞皆所弗取

詩人寄興或一題而數首或一韻而千言原非可以斷章論之者是編僅效窺豹之心未免斷鶴之誚短章佚句不無摘錄至鉅製長篇則歸之詩龕聲聞集朋舊及見錄二書體例既定無憾于愁遺也

秦小峴曰詳慎有體裁

存素堂文集卷三



